

名著新读

荣国府里的总管房

陈大康

荣国府设置了不少管理机构，它们随情节散见于各处，往往易被忽略，但府内生活的秩序与节奏全赖于它们的各司其职。

中秋家宴时，黛玉与湘云离席吟诗，带走了茶杯，管理者收拾时发现缺数就很紧张，因为即使打碎了也得“拿了磁瓦去交收”。古董房发现放在贾母房中蜡油冻的佛手不见了，两次报告贾璉要求查找，贾璉询问鸳鸯，才知已转给王熙凤，再查问，才知早已知会古董房，是他们打发，没记上。宝玉想吃小荷叶儿小莲蓬儿的汤，做汤的模具却不知在哪里。王熙凤派人问厨房，回复“都交上来了”，又“遣人去问管茶房的，也不管收”，最后“还是管金银器皿的送了来”，原来那模具是银制品，该归他们管。

模具事件是特例，在一般情况下，事涉各机构时由总管房负责调度，它又名总理房，负责指挥各管理机构处理各种事务，这是保证荣国府生活有序的中枢所在。如戏房因老太太死了奉旨撤销，就得“说与总理房”办理；戏房所在梨香院“凡一应物件，查清注册收明，派人上夜”；同时“每教习给银八两，令人自便”，而唱戏的女孩子，愿回者须通知家长领回，发给遣散费，愿留者分至各房，系列转为在编丫鬟，并享受月钱、服装等相应待遇。一系列操作涉及账房、银库、库房等各机构，须由总管房调度。它负责的范围很广，甚至包括请大夫给丫鬟看病这类芥豆小事：派人请大夫；令“管事的头脑”带进大夫时，令“各处丫鬟回避”；开药方后到药房领药，若府内没有，得派买外出购买，需要账房上账、银库支银子，医生报酬也由总管房打理。事虽小，但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主子自己直接办事也可以，但无法动用“官中的钱”。因为这大夫又不是告诉总管房请来的，请要看病就是宝玉自掏腰包。又如厨房办众人伙食，米、菜与钱等都要按各人“份例”到“总管房里支去”，超出就概不认账，探春与宝钗想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儿，就得“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”交给厨房。

荣国府实行供给制，各人每月又按级别领取月钱，加菜是制度外开支，就得用月钱支付。宝玉管理怨家里“虽然有钱，又不由我使”，其实就是管理家事的贾璉夫妇，也只能动用自己掌管的经费。为筹办贾母八十大寿，他们掌管的钱都使了，但还得应付几家红白大事，只好央求鸳鸯替贾母的金银家伙去当钱。此时银库并未枯竭，“也还有人手里管得起千数两银子的”，但贾璉无法挪借。府内各开支都有预算，专款专用。如账房按预算发放月钱，这涉及所有人的利益，谁敢挪用？每日新鲜蔬菜等得现买，厨房掌管的钱也挪用不得，其他机构的情况同样如此。贾璉向鸳鸯告贷，却说要等到年底得了银子才“赎了交还”，这证实收支预算确定后轻易不变动，须等年末收账重订预算后方能归还。制定预算、分配各机构经费的是总管房，它按祖宗“旧例”操办，遇到具体问题还得召集各机构负责人会商，有次宝玉就看到银库总领吴新登、粮仓头目戴良与买办房的钱华等管家“从帐房里出来”。

总管房权柄甚重，主子自然是将最信任的且管理经验丰富的人安排在这个岗位上。作品有几处透露了总管房供职人员：大观园赌局案爆发，王熙凤命人速传“总理家事四个媳妇到来”，这是总管房的女性成员；作者又

通过请贾母吃年酒的名单，交代了不得随意进入二门的男性成员：正月十八日到二十二日，依次是赖大、赖升、林之孝、单大良与吴新登，除赖升是宁国府总管，余者都是荣国府的大管家，它正与“总理家事四个媳妇”相对应。这名单与情节发展无涉，似是赘笔，曹雪芹却郑重其事写上，读者由此得知总管房的组成，那就是赖大、林之孝、单大良与吴新登四对夫妇。

总管房头号总管是赖大，他统筹全局，直接负责大事与要事。高层会议元春省亲时，都是他在策划安排，贾璉与贾政对具体事务都懵懂不知，而管理家事的贾璉与王熙凤只是在家中坐等传达。建造大观园时，贾政“不惯于俗务”，贾赦“只在自家高卧”听取汇报，工程总指挥实际上就是赖大。老太妃死了，贾母、王夫人诸人都入朝随祭，两个月间留守总负责又是赖大。贾母有事会“唤进赖大来细问端的”，贾政听说有人跳井，第一反应是传唤赖大问话，管家层中只有他可直接向高层主子汇报。主子信任“熬了两三辈子”的赖家的忠心与才干，也给予很高礼遇。赖嬷嬷在贾母前可以入座，王熙凤等人却“只管底下站着”。王熙凤想将周瑞的儿子开革出府，赖嬷嬷一句“仍旧留着才是”，便使她收回了成命。宝玉遇见赖大得“忙笼住马，意欲下来”，最后是在“簪上站起来”表示尊重。更小一辈的贾璉遇见赖大，还得恭恭敬敬地叫一声“赖爷爷”。

林之孝夫妇位列第二。林之孝主管账房，并“收管各处房田事务”，其媳妇负责大观园事务。他们掌管要事部门，众人对账房更得打点孝敬，否则就得等“剥一层皮”。贾璉夫妇是他们的直接领导，关系密切已超越正常范围。林之孝家的长子王熙凤，却让她为干妈，双方借此都有利可图。鲍二因妻子与贾璉通奸事发自杀而得到二百两银子补偿，贾璉自己没付钱，而是“命林之孝将那二百银子人在流年里，分别添补开销过去”，这是账房主管在帮主子侵吞“官中的钱”。账房负责会计，作弊得有银库相助，其总管吴新登也是总管房成员，他在第八回里出现过，而其媳妇主要出现于第五十五回。她是王熙凤的心腹，常“献勤说出许多主意，又查出许多旧例来任凤姐儿拣择施行”，却有意刁难代理家事的探春。从未现身的单大良估计是分管二门外诸机构，而作品故事主要发生于二门内，其媳妇也只出现过两次：带医生进园的“两个管事的头脑”是“吴大娘和单大娘”；宝玉发病后，又是“林之孝家的单大娘家的”回来探望。身为“管事的头脑”，又与林之孝家的或吴新登家的同进退，其身份显而易见。书中经常赖、林并称，但他们地位并不相同：事关全局时，荣国府高层给赖大夫下达指示，他们安排整个管家层实施，平时则按常规制度调度；或者贾母等人就具体事务指示贾璉夫妇，由林之孝夫妇协助操办。荣国府人多事杂却运转基本不乱，这样的管理结构应是其保障之一。

这四对大管家请贾母吃年酒，显示出雄厚的财力。贾母出动，王夫人、王熙凤、宝玉与众姊妹及其贴身丫鬟多半会跟从，邀请者非得有宽裕气派的府第不可。有次贾母等人来到赖大自家自称的“破花园”，发现它竟有大观园一半大，“十分齐整宽阔，泉石林木，楼阁亭轩，也有好几处惊人骇目的”。贾府为元春省亲与建造大观园几

乎耗尽财力，而土地是府内划出还无需购买，如今赖大家居然造出座花园，难怪贾母要说那几个大管家“都是财主”。于是一个问题油然而生：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？

府内一般奴仆的生活极为贫困，晴雯哥哥的家可谓典型，而赖大等人手中有钱，便造成了另一番景象。探春愤愤地说：“这一年间管什么的，主子有一全分，他们就得半分。这是家里的旧例”，而“别的偷着的在外”。“旧例”是祖宗定下的章程，如果大管家所得是最高级别主子的半，那每月月钱就有十两银子，节例与年例又不是小数，还有衣物、首饰等物品的一年发放，伙食又全由“官中”供给，进账数额确实相当可观。不过靠常规性收入造不起楼阁亭轩，做不到家中奴仆丫鬟环绕，其更大收入应来自“别的偷着的”。林之孝曾帮贾璉作弊，平时也完全可以伙同银库、买办于此勾当。又如买办房每月按正品价格支取银两，买来的头油脂粉却“使不得”，买办从中渔利，当然也得打点账房与银库，以及孝敬大管家方能顺利报账。再如购买奴婢的权限在赖大夫手中，其间赚些好处也是太容易的事。修建大观园更是大工程，楼阁厅由谁建造，花草树木向谁购买，让谁去种；需要购买的物品更是琳琅满目，该派谁去采购，又该向谁买？贾赦与贾政都不管具体事务，众多商家与修建者就会争先恐后地向赖大、林之孝等人谋得承包业务，府内众人为了争得小差使也会自觉送礼。脂砚斋解释吴新登命名时云：“盖云无星戴斗”，即秤竿上没有秤星，这是对银库混乱的喻指，其实各个机构情形都是如此，主子清楚“需用过费，滥支冒领”之类弊病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
管家们有钱，但又是没有人身自由的奴才。在封建社会晚期，市民阶层正在崛起，他们还仗仗富有谋求政治上发展，以攫取更大利益。总管房大管家们的富有以及为扩张利益奋起的精神与之相类，可是受到了奴隶身

份的束缚，一旦摆脱这桎梏，就可以凭借财富在社会上大显身手。脱籍已成管家们最大企望，而主子只让赖大儿子赖尚荣脱籍成为自由人，后来还推选他为州官，这当然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。

赖大尽心满意足，林之孝则受到莫大刺激，其女儿小红仍是奴隶须当差服役，在怡红院还常受晴雯等大丫鬟的嘲讽。荣国府经济颓势越来越明显时，林之孝认为时机已到，便建议让“出过力的老家人”脱籍，“开恩放几家出去”，理由是成为自由人后不再领取府内供给，“一年也省些口粮月钱”；他们本来就“各有营运”，日后生计也无须担心，如赖大花园的产出就在市面销售。林之孝既是“世代的旧仆”，又是大管家，只要建议被批准，他自然就有机会。

此建议如泥牛入海，此后林之孝也不见踪影，他媳妇也一起消失了。以往每逢家宴，总可看到林之孝家的在忙前忙后，可是后来中秋家宴上，作者对她只字不提。抄检大观园是书中最重要篇章之一，王夫人组织抄检队伍时，除邢夫人陪房王善保家的外，其余都是她与王熙凤从王家带来的心腹嫡系，园内事务总负责人林之孝家的却被排斥在外。这对夫妇原先出现频率甚高，此时作者以“不书”方式写出了他们的失势。其中原因很多，大观园赌局案必定会使之受牵连，擅自委任秦显家的掌管大观园厨房也会引起主子的不快，而提出“脱籍”估计是犯了大忌，须知奴隶制正是荣国府立家之本。

主子离不开总管房，赋予那些大管家很大权力，可以容忍他们某些懈怠或欺瞒，对其指油以自肥也可以佯作不知，但离心离德的倾向绝不允许出现，可是当荣国府的经济下滑不可逆转时，这种倾向已不可避免，总管房的管理也渐显疲相。其后情况会如何，这只能由读者自己估测了，因为曹雪芹只写到第八十回，而后四十回的续书似压根不知这管理中枢的存在。

乡间的环境，最可贵的就是宁静，但今年家乡的秋天，总觉得安静得有些异样，有些令人寂寞，却又一时说不出原因。晚上，我不习惯看那些千篇一律的“鬼子进村”的电视剧，喜欢独自在书斋翻阅一些自己想看的书。偶然打开了一本往年的旧诗稿，在《秋虫赋》中见到了熟悉的“客客娘”，我的寂寞和失落一下子找到了答案——

我觉得今年好怪，秋夜客客娘的歌唱一下子归于沉寂，它们的歌唱曾经陪伴我度过了六七十个春秋，如今忽然消失了，使人深感失落和沉重。回想起来，其实去年秋天，甚至更早些年，它们的歌唱阵容，就已显出单薄和紊乱了。我忘不了那么多与客客娘相伴的秋夜，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它们就开始登场表演，它们的舞台在竹丛里，在芦苇上，在青藤缠绕的篱笆上，在花朵盛开的扁豆棚架上。它们的歌声是吟唱纺织娘的辛勤劳作，有织机运作的铿锵，有纺车拉线的滑翔。各处的歌唱高低不同，疾徐交错，汇成一支交响乐，给乡村的秋夜营造了一个壮阔的音乐气氛，陪伴劳作了一天的人们进入甜美的梦乡。

纺织娘曾经给我带来过许多欢乐，给我的童年生活留下过不少色彩斑斓的画卷。童年的深秋，白天是“秋收登场闹嚷嚷”，夜里是“处处歌声客客娘”。人都有一点“贪”的恶习，孩子们对于客客娘的歌唱，常常不能满足于听取它们野外的歌声，而千方百计想把它们请到家里来唱“堂会”——说是“请”，其实是对它们实施野蛮的绑架。哥哥大我五岁，比我聪明，又心灵手巧。他根据设计的尺寸，把芦苇劈成四分之一的薄片，再把作柱子的四个芦苇段（根部必须逢节）上部作十字形切开，再把薄片按序压入柱子的切口，一个四方形的笼子就基本成形，然后压上上下下底盖，客客娘漂亮的四方行官就建成了。夜晚，我们悄悄走近客客娘腆肚高唱的扁豆棚架，冷不丁地打开手电，歌唱的客客娘立即停止了歌唱，机械地晃动着头上的触须，还没等它对灯光反应过来，我们就一把把它装进了笼子。一只见方的笼子，以装两三个为宜，多了它们会因争夺生存空间而厮拼。只要每天给予足够的新鲜的南瓜花瓣，它们白天就能安静静地吃花，夜晚会忘情地歌唱。但笼子必须悬挂在室外，给它们以露水滋润的夜生活环境，否则，它们就可能拒绝歌唱。如果哪一天忘了喂食，就可能给它们酿成同类相残的惨剧，强势的客客娘会啃食弱者的翅膀。被欺凌的弱者就不再歌唱，甚至抑郁死去。

乡间的虫唱，细想起来，客客娘似乎是最后消失的群体，它们以纤细弱躯

远去的虫声

陈炳元

在几十年严酷变化的环境里，延续到今天确也不易。那些身体强壮的虫子，有许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，就已渐次消失。

最经不起“考验”的是螃蟹一族。原本在家乡的土壤上，螃蟹及其同族的蜘蛛、蜈蚣，在沟边、渠道里、水稻田里随处可见。也许人们以为螃蟹不能歌唱，其实不然，在宁静的环境下，它们也有细碎的歌吟，它们在歌唱时还会在嘴边吹出晶莹成球的小泡，歌声“嘻嘻”的，均匀而平和。它们大都在静止时歌唱，也许会边跑边唱。它们一年四季中差不多有三个季节是沟河滩涂的主宰，无处不打洞，无处不横行。但这些年来大量的农药、化肥抛向田间，不少沟河被拦截淤积，无数蟹族死于非命。今天，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冲积岛上，除了西滩、东滩的湿地公园还能看到蟹族的活动，以及深秋回流江海的绝少野生螃蟹和家养螃蟹外，已经无法目击它们的踪影。它们在岛上几近绝迹。

退出田间舞台的还有蛙类。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每年四五月间，水稻育苗的秧田里，夜晚通宵是青蛙的大合唱，整齐的“呱呱”声是小青蛙的低声唱，高亢响亮的“呱呱”声是大青蛙的高声唱，短暂停止后的一蛙独鸣可称是头蛙的领唱。青蛙独占夜间合唱舞台的时间从四月到八月，接近半年之久。青蛙从古以来就是水稻田第一流的捕虫能手，其合唱的声势越浩大，水稻的丰产就越有保障。但是，和螃蟹一样，青蛙也在人类的农药和化肥面前遭到毁灭性打击，如今的水稻田，已经呈现万马齐喑的死寂，人们只能在梦里重温它们动人的歌谣了。

蟾蜍是青蛙的亲戚，它们行动迟缓，其貌不扬。没有动听的歌喉，鸣声“笃—笃—”，似和尚敲木鱼般短促和单调，缓慢而低沉，但能使人入静。蟾蜍活动在田边及宅前屋后，最活跃的时间是雨后的黄昏。别看它长相丑陋，行动缓慢，习惯爬行而绝少跳跃，但它的捕虫量却是青蛙的两到三倍。照理，它们不居住水稻田，受水田农药影响应该不大，但现在也难见踪影了。记得童年时雷雨，有大人常给小孩猜谜：一个八十岁老婆婆，跑一步，坐一坐，抛舌钩取小青螺。小孩会不假思索回答：“癞蛤蟆！”这个谜给现在的小朋友猜，恐怕很难猜中的。

乡间原先歌唱的虫子，除上述的“大牌歌星”外，还有夏夜长鸣田间的蟋蟀，秋夜低吟浅唱的蟋蟀，至今它们也是倩影难觅，一唱难求。这两种虫子都被列入《本草纲目》中，前者名“土狗”，后者名“将军干”，有较强的通淋利尿作用。但现在作为医生开列的处方药，常被药店以无货可供而一笔勾销。

遍地林海，处处绿荫，这当然是生态建设的很重要的方面。但沟水清而不闻蛙声，禾稻碧而不闻蛙声，就说明自然环境的恢复和改善依然任重而道远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对生态环境建设成功的权威的宣告，不是哪一位领导人员的致辞和剪彩，而应是那些昆虫们自由的歌唱，是那些去而复归的历史悠久的虫声。

2018.11.11



停留（木板树漆）朴志恩 [韩国] 选自2018上海世博会

草木散记

两棵蒲公英

何频

寒露节气也过了，郑州的天气并没有很快变冷，早晚降温还不太明显。倒是我觉得今年夏天以来空气在变好，人可以望远了——不管是看城市，还是看野外，我感觉自己好像新换了一副近视眼镜似的，大老远的东西都可以看清楚了。

早晨远远，经过环城高架下面，不由自主就停下了，我总喜欢在这里消停片刻，打量住在这里的老两口，——说是临时寄居这里的环卫工人，但他们在此不止一年了，且因地制宜种菜种瓜种豆子，虽然量不大，属于拾遗补缺性质，可季节变换，赖他们轮流收获的丰硕而很有节奏感和表现力。这一刻，朝阳为地面上的景物镀了一层嫩金色，而女主人已经劳作一番回来了，暂时在休息。她面前的凳子上，放着一棵带露水的青菜，水灵灵的，我以为是萝卜缨和大菠菜呢，近观又不是。主人说，这是她刚在远处发现的一棵黄花苗。黄花苗是蒲公英的俗称，这么大一棵蒲公英，比人工种植的大叶蒲公英要大许多，数十缕长长的叶片层层包围成一束，看上去仿佛是一颗绿色拂尘。

太阳居中了偏南了，天在变凉变寒冷。此时大地收腹，地气内敛，晨露凝白似寒霜一样，而眼前新生的蒲公英竟然如此茁壮，难道是反季蒲公英么？奇怪不怪，我只是没见过这么大的蒲公英而已。中秋之后，大河两岸，经历深秋而霜秋，直到十月小阳春，往往这个阶段，反而中原天高气多和暖，草木要

迎来第二春，桃梨海棠苹果和丁香，甚至山地杜鹃和野枸杞，常常反季开花。中原民谣：“秋分早，霜降迟，寒露种麦正应时。”这时候，冬性杂草和麦田杂草，在白露到霜降期间，恰恰出苗最旺。杂草新生，隙地最醒目的要数大籽蒿和婆婆纳了，大籽蒿一团团簇生像地毯滚球。婆婆纳连片滋生如金钱草蔓延，于下雪之前要开一遍蓝色小花来。黄鹌菜，也有叫它野芥菜和还阳草的，围绕树木和墙根，连片抽茎开花，细瘦的黄花枝和春末开花一样地招摇。远不止它们，寒凝大地的时候，仔细分辨，那早开董菜、曲曲菜、小苦荬、泥胡菜、车前草、野地黄、野菠菜、灰灰菜、野苋菜、白蒿、黄蒿、米蒿、柳蒿和艾蒿、小薊、猫眼草、夏至草、益母草，还有结缕草、野燕麦、画眉草、马唐、爬根草、一年蓬等等，就连龙葵、商陆、牵牛、旋花也不甘落后的。可能是看多了，越看就越仔细，这几年寒露霜降前后，我发现竟然有马齿菜和葵

藜，也踊跃加入到新生杂草的行列中来。“荠菜马兰头，姊妹嫁在后门头”。“三春戴荠花，桃李羞繁花”。耳熟能详的春野菜故事，在《故乡的野菜》《故乡的食物》和《江南的野菜》里，无不字字生香，可秋冬之际的荠菜肥美，被前人称赞亦源远流长。也是山阴与会稽籍贯，如堂之前，陆游撰《食荠十韵》，歌颂秋冬之际的荠菜肥美：“惟荠天所赐，青青被陵陌。珍美屏盐酪，耿介凌雪霜。采擷无阙日，烹任有秘方。候火地炉暖，加炒沙钵香。”秋冬的野菜，多了霜雪的浸染，故而比春天的野菜滋味更绵甜深长。朋友刘运来是书籍设计师，屢获“中国最美的书”奖励。他创意的《笺谱日历》，己亥2019年的《笺谱日历》里，有画师张兆祥的一幅木刻蒲公英，画不大，跋语的气势大：“蒲公英公，其英谁同。如此强项，独立迎风。秋深多子，成白头翁。”触景生情，我觉得此画跋跋，与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异曲同工。

即使是冬天，寒冬腊月里，耐寒的杂草也有蒲公英凌寒而生。元旦新年前后，我在城市边缘，甚至大院的角落与眷儿儿，也冒雪画过正在开花的蒲公英。这时的蒲公英不见叶子，开花如同菌子出生，独一根细茎开花，人凑近了，对着它吹口气就能吹化它。城市风景因为蒲公英而生动，蒲公英在秋冬时节，出其不意地开花结果落果，解构了草木春生秋暮的刻板印象。书店和读书的形式也在改变——应对互联网时代的多元阅读，实体书店举办的新书分享会、诗歌赏读会等等，如雨后春笋般生长。郑州也有很多的读书沙龙。才过了春节，2月里雨水节气这天，包括我的新书在内的一场分享会，在郑州“大树空间”举行。这一次，女诗人如月特地带来了两株新采的野菜过来，一株是野苋菜，一株就是蒲公英。阳历2月还在正月里，蒙着冰霜的大地还是很僵硬很模糊的，怎么会有碧绿的野苋菜和蒲公英呢？它们并非大棚出

品——绿油油的蒲公英采自苗圃的丛草里，很深的根茎，因为经历了反复的采叶而伤痕累累的。另一棵野苋菜也美妙，像一顶古代公主俏皮的礼帽，流苏四垂。这情景把文友和朋友们震撼了，大家感慨万分。

因为这两棵蒲公英，让我重新打量蒲公英。《本草纲目》记蒲公英，不在草部在菜部，李时珍有意为之。河南人早春食野菜，喜食白蒿和面条棵；江南则马兰头、枸杞头和荠菜；成都是鱼腥草和豌豆尖……各地野菜如地方粮票，东西南北并不统一。但无论何地，尽管蒲公英叫法不同，大家对蒲公英药食两用，喜爱一致。李时珍引前人文献，已经说明了蒲公英四季皆有。吴状元记录蒲公英曰：“蒲公英，《唐本草》始著录。即蒲公英也。《野菜谱》谓之以白鼓钉，又有李李丁、黄花郎、黄狗头诸名。但医以治毒要药。淮江以南，四时皆有，取采良便。”一代有一代的识见和局限，李时珍说岭南没有蒲公英。吴状元只记录开黄花的蒲公英。现实当中，蒲公英的调皮或出格，生动与生猛，修正了前人的记载，也改变了我们的观念。三句话不离本行，我是一直盯着气候暖化和气候变化不放，就蒲公英而言，如果按照吴状元说的，那么黄河两岸按四季有蒲公英生长，这也是气候暖化的表现了。

2018年10月9日于甘草居



「文汇报」 微信二维码